

## 懷念劉端裕教授

我與劉教授只有一面之緣，但他卻成為了我在美國最為親近的一位師長。於他而言我只是他多年來培養幫助過的許許多多學生中的普通一員，然而我想把與劉老師相識一年間的點滴回憶寫下來，作為他孜孜不倦傳道授業，熱心扶持年輕新聞人的見證。

去年三月，劉教授來到我當時就讀的南加州大學進行關於中國網絡媒體監管的演講，我屆時作為新聞系的學生坐在台下，敬服於教授對於國內監管機制和網絡輿論的研究之深入全面，便在講座結束後向他介紹自己，詢問以後是否有機會約採。

教授見我是中國來的學生且會說粵語，便親切地用鄉音與我攀談起來。得知我半年後將畢業，找工作上壓力不小，便說認識很多在美或香港的媒體機構，需要普通話粵語雙語的記者，羅列了幾家，說可為我介紹機會。我當時非常意外，儘管在已經習慣了美國“networking”的氛圍，但對於一位僅有一面之緣的學生，他卻願意伸出援手，這樣的熱腸哪怕在我本校的老師中也很難見。

當日在學校長廊的休息區，將要趕回三藩市的劉教授抽出了與我和另一位同學聊了整整一個小時，給我們的職業規劃作建議。我在美國讀書兩年，未有老師關心過作為外國學生的我的簽證問題，劉教授是第一位。他提醒我要儘早申請CPT和OPT，做好萬全的準備。我久違地感受到了師長如父母的關愛，在異國的料峭春寒中，我與教授告別往回走，感到的是滿懷暖意。

至此以後，我與劉教授保持著郵件與微信的聯繫。記得每次我有問題請教教授他總回得很快，有問必答，而且回答非常詳盡。每次我在微信上問他一個簡短的問題，他總會回覆洋洋灑灑長達千字的郵件。特別是討論到我畢業後的工作去向問題，他詳細地為我羅列了四種可以選擇的方案，把每個的利弊都列舉出來，了解之詳盡，考慮之細緻，讓我驚訝又感動。老師一天中的工作時間似乎很長——我的收件箱里留著他不同時候發送的郵件，有的在凌晨一點，又有的是在清晨回的消息。印象中他總是精神矍鑠，似乎從來不會因為工作而倦怠。

八月份，我放暑假回國兩週，行前與劉教授聯繫，問是否有機會到香港的新聞媒體參觀學習，當時知道時間緊張並未抱有太大希望。然而老師一口答應下來，很快便為我聯繫到了兩家電視台的負責人安排參觀見習，還特意安排他熟識的老同事幫忙規劃行程，確保萬無一失。還記得我當時又感激又忐忑地問老師不知道如何報答他的幫助，他笑著回道：“等以後我也有學生需要妳幫忙的時候，你也願意伸出援手就好了。”我感激不盡，欣然應允，希望早日能有機會回報教授，卻沒想到轉眼間這便成了我無法履行的約定。

最近一次與劉教授的對話，是在今年1月底，我找到了新的工作，是一家國際電視台的臨時合同。我在微信上告訴了教授這個好消息，一如既往地，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覆：一封長長的郵件，帶著喜悅又有對即將到來的簽證申請截止的擔心。他又一次為我聯繫了他的學生，讓我在簽合同之前充分了解新公司的工作環境和申請簽證可能性。我當時沉浸在新工作的喜悅中，怎麼想到屏幕對面的老師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更不敢想他是在什麼情況下寫下這些文字的。再次翻看聊天紀錄，老師還和我聊起了我寒假去歐洲的旅遊，他說他也喜歡西班牙的城市和尼斯的海灘，90年代去過一次，海灘上都是裸曬的人……不禁淚如雨下。

自那以後，我沒有機會再與老師對話。收到的他最新的一條微信是在2月20日，他群發了一張北京中醫院研究院的生姜紅棗方子，請朋友們關注身體。此後，我曾向老師更新我的工作信息，也曾詢問他的近況，卻沒有再收到過他的回信。我隱約覺得不妥，但也不敢多想，想只是老師最近比較忙碌，沒時間回覆，直到從八叔（李德成先生）處得知老師仙逝的消息……我久久不敢相信，更多的是自責。自責我沒有更早地發現，自責沒有體諒老師的身體，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光還要讓他為了我的工作問題而操心。

直到今天再鼓起勇氣回看老師與我的聊天記錄，看到他與我聊起我的學習，我的假期，我的工作與長期計劃，他的語氣總是輕鬆的，話題總是面向未來的，似乎時間與疾病的桎梏與他沒有一點關聯。我想，劉教授大概是在有限的時光中做更多有意義的事，完成更多未竟的研究，關懷、激勵更多學生、後輩和同行吧。即使是現在，看著他的微信名，我腦海中浮現的仍然是他堅定的眼神和親切的笑容，就像他從未離開一樣。

千言萬語不能表達我對劉教授的感激，懷念和此刻的心痛。但相比起語言，行動是更有力的紀念。我會不負老師的期望，繼續做負責任的報導，為華人新聞界的發展壯大出一分力，我更不會忘記您的叮囑，當我有能力為後輩提供支持和幫助，我會像老師一樣，不計回報地伸出援手。劉教授，請您一路走好。

聶冬瑤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於美國華盛頓